

終於找到了慈母

戚宜君

蘇曼殊外傳之五

徜徉西湖怡情悅意

蘇曼殊到了上海，找到了闊別半年的好友秦毓璽，暢談別後一切，着實是快慰平生。

囊中有錢，暫時不必為尋覓一個噉飯處而煩惱，於是整日四處訪友，揮霍嬉戲，了無節制；甚至偕同知己，出入秦樓楚館，打茶圍、吃花酒，鶯鶯燕燕像是花蝴蝶般的羣集四週，蘇曼殊陶醉於脂粉隊裏，酒酣耳熱之際，相與嬉鬧終日而了無倦容。這那裏像是一個出家人的行徑，然而蘇曼殊却認為男女相悅，乃是天經地義之事，雖然身入空門，只要不破禪定，又有何妨？

對於「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生長在「詩書簪纓之族，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蘇曼殊在基本心態上是頗為豔羨的。他具有濃重的賈寶玉性格，却不具備賈寶玉所擁有的客觀條件，而且更有「難言之痛的身世」，因此使他始終耿耿於懷，遇到可以放蕩的機會，從不輕易放過，過了今天不管明天的「嬉活」式思想，便在他的內心深處牢牢的生根了。

湖南長沙「實業學堂」一年的薪資，那裏經

得起他任意的揮霍，眼看快速的床頭金盡了，正值秋高氣爽季節，遂悄然前往杭州西湖暢遊去了。

西湖勝景，甲於全國，鍾靈毓秀，風光旖旎，萬頃碧波，風景別具四時之變化，晴雨風雪，靈態極妍。環湖三十里，名勝古蹟令人應接不暇。著名景物有蘇堤與六橋、花港、曲院、岳王墓、南屏與慈淨寺、雷峯塔、三潭印月、柳浪聞鶯、斷橋殘雪、平湖秋月、白堤勝景、雙峯插雲、靈隱天竺、龍井與煙霞洞、六和塔與玉皇山、西溪探梅等，真箇是「無景不盡，無物不詩」。集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英雄兒女、才人隱逸、畸行方外、仙鬼靈怪的踪跡於一爐；合寺廟庵觀、山光水色、塔碑牌坊、堤堰橋洞、花鳥煙樹、亭臺樓閣、飛瀑流泉、酒肆茶樓、畫舫竹筏於一處；從唐、宋、元、明、清以來一千多年中，西湖之畔留下了難以勝計的瑰麗詩文，與流傳不衰的風流佳話。

這樣的一個靈秀所在，早就成為蘇曼殊魂牽夢縈的地方，此番得以與湖山結緣，整天徜徉在山澗水涯，祝髮雲衲，內着毛衣，眉宇之間悲壯

之氣逼人，獨自來來往往，人多以其為奇士也。

蘇曼殊在西湖借住「靈隱寺」西北之「韜光菴」中，相傳為吳越王所建，唐代白樂天守杭州常赴菴中小憩，嘗有詩句云：「萬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菴中有小樓，憑欄眺望，錢塘江風物盡收眼底。回憶年前在長沙時，曾經兩度往遊衡山，登祝融峯，俯視湘江明滅，忽然想起黃龍大師登臨絕頂時，仰天長嘆曰：「身到此間，無言可說，唯有放聲痛哭，足以酬之耳！」當夜宿於雨華菴中，老僧索畫，慨然繪一「湘江夕暉圖」並題詩云：

悵望湖州未敢歸，故園楊柳欲依依；
忍看國破先離俗，但道親存便返扉。
萬重飄蓬雙步履，十年回首一僧衣；
悲歡話盡寒山在，殘雪孤峯望晚暉。

這是借天然和尚的身世，以感懷自己的遭際，又想起隻身遠涉重洋，抵達錫蘭時，見崦嵫落日，心殊惻然，適劉三由國內寄書到達，並附贈詩云：

早歲耽禪見性真，江山故宅獨愴神；
擔經忽作圖南計，白馬投荒第二人。

「韶光菴」一帶茂林修竹，滿山綠意，靜謐異常，惟聞鳥聲啾啾，懷念起老友，也細數起往事，心情閒適，算是蘇曼殊一生之中最為充實而怡悅的一段時日了。這時是清光緒三十一年秋天，他在湖光山色中，平靜的度過了二十二歲生日。

荒城飲馬墓門掛劍

秋意蕭瑟中，西湖景色別有一番風味，然而蘇曼殊是一個沒有耐性的人，久而久之，又靜極思動了。恰好此時好友劉三正在南京「江南陸軍小學」擔任教習，於是說走便走，離開了杭州，不日到達南京，謀得了一個英文教習的職位。

在南京，蘇曼殊結識了一位革命陣營中的重軍軍事人物——趙聲。趙聲字伯先，江蘇丹徒人，少有澄清天下之志，刻正擔任新軍第三標標統，身材魁梧，像貌堂堂，肝膽照人，更具有儒將風範，曾有「贈友人吳樾詩云」：

一腔熱血千行淚，慷慨淋漓為我言；
大好頭顱拚一擲，太空追搜國民魂。

吳樾也是一位愛國傷時的血性男兒，對於趙聲的贈詩深受感動，每向友人朗聲誦讀，輒為之心酸落淚。蘇曼殊對於趙聲十分欣賞，譽為域內不可多得的將才；而趙聲對於蘇曼殊更是惺惺相惜，每於暇時，必命兵士攜壺購黃酒及板鴨，邀約蘇曼殊切磋詩文，明孝陵上、莫愁湖畔、燕子磯頭、棲霞山麓，到處都有他們的足跡。趙聲豪於飲，蘇曼殊則雄於食，一個是剽悍豪邁的英雄人物，一個是高逸狂狷的性情中人，雖然是一文

一武，但都有着巧妙的獸期與差異的契合，每於醉後，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或相與馳騁於龍蟠虎踞之間，至樂也。

蘇曼殊曾作畫一幅，特別蓋上他請如居士為他鐫刻的石印於其上，印文曰：「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稍後又覺得如將此畫贈給趙聲，印文似乎不太妥當，乃再請劉三為題定庵絕句於畫上云：

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牋；
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

老實說，趙聲對於這幅畫面及詩意兩皆蕭索落寞的圖幅，並不十分欣賞，因此委婉的表明欲得一幅「荒城飲馬圖」，以符合軍旅生涯的實際情形。蘇曼殊答應了，却遲遲未曾動筆。一見數年過去了，趙聲竟在「黃花崗之役」失敗後，憤而嘔血以歿。蘇曼殊聽到了消息，和淚濡墨畫成了一幅「荒城飲馬圖」，題詞同「終古高雲」一絕於畫上，託人焚化於趙聲墓前，且即投筆不再作畫，這種重視承諾的信義精神，頗有古人「墓門掛劍」的風範。

覽畢金陵重遊蕪湖

在南京「江南陸軍小學」教授英文之暇，亦與同事柏文蔚過從密切。柏文蔚字烈武，安徽壽州人，每遇月白風清之夜，相攜往遊秦淮。河岸有張麗華小祠，不知建於何代，而今業已荒圯不堪。想當年陳後主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懸楹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

珠翠，外施珠簾，內設寶牀錦帳。陳後主自居「臨春閣」，張麗華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閣」，酣飲狂歌，自夕達旦。張麗華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采，舉止祥華；每瞻視眇眇，光采溢目，映照左右，善伺人主顏色，因而寵愛特甚，冠絕後庭，不料「後庭花」唱樂，天下事已非，隋師兵臨城下，一切繁華也就在轉眼之間煙消雲散了。

柏文蔚與蘇曼殊無今追昔，唏噓不已，往古「臨春」、「結綺」、「望仙」三閣亦杳無踪跡，只留下荒圯小祠常伴秦淮煙水，柏文蔚忽然想起王士禛「咏張麗華小祠」，詩云：

登月依然瓊樹枯，玉容猶似憶黃奴；
過江青蓋無消息，寂寞清溪伴小姑。

短短的二十八個字，稱得上是弔古的傑作。秦淮風月向極醉人，張麗華廢圮的小祠，却予蘇曼殊莫大的淒涼感受，因之心緒淒楚的畫了一幅「白門秋柳圖」送給劉三，並題詩其上云：

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尚分明；
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煙鎖石城。

生天成佛我能何？幽夢無憑恨不勝！
多謝劉三問消息，尚留微命作詩僧。

春華爛漫中，蘇曼殊離開了南京，漫無目的又飄然到了湖南長沙，沒有再回「實業學堂」任教，暫住於永福寺中。遊山玩水，探友訪舊之餘，接受了「明德學堂」主人胡元傑的聘請，教授美術，勉強撐到暑假，又經友人介紹，前往蕪湖頗著時譽的「皖江中學」任教。

與其說是嚮往於「皖江中學」的名聲，倒不

如說是熱衷於蕪湖的風物。蕪湖是「長江的米倉」，也是從南京到漢口之間的第一大商埠。附近名勝古蹟不少，著名的有大荆山，相傳春秋時代卞和得玉於此，琢成「和氏之璧」；江北有巨石兀立，據說為三國時代孫夫人臨江遙祭劉先主，投江殉節處；此外還有采石磯頭的「太白樓」，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唐代大詩人李白於此泛舟夜飲，醉後躍入江中捉月而死。自然，蘇曼殊又得其所哉，徜徉於沿江名勝古蹟之中，優游歲月，狀極愉快。

然而只不過一個學期而已，驛馬星再度大動，又離開了「皖江中學」。

在蕪湖認識了劉師培、鄧繩侯、陶煥卿、龔薇生、張伯純和張默君等人。劉師培字少甫，號申叔、光漢、無畏，江蘇儀徵人，後來成為「洪憲六君子」之一；鄧繩侯名藝孫，安徽懷寧人；陶煥卿名成章，浙江紹興人；龔薇生名寶銓，浙江嘉興人；張伯純名通典，湖南湘鄉人，而張默君則是張伯純的女公子。

蘇曼殊在蕪湖玩膩了，又毫不留戀的離開了這號稱「長江米倉」的富庶地方，却推說是蕪湖風潮愈出愈奇，不可思議，因而才拂袖而去的。

承先啓後編梵文典

清光緒三十二年（民國前六年）夏天，蘇曼殊在上海遇見了別後三年的摯友劉三，剪燭話舊，歡娛莫名。經過劉三的介绍，第一次與柳亞子相識，晤談之下，一見如故，彷彿早該相識却遲遲未能謀面，爾後詩文唱和，交往密切。後來柳亞

子父子曾經大力蒐羅蘇曼殊的作品，兩度編印「蘇曼殊紀念全集」，柳亞子與其子柳無忌對蘇曼殊而言，實在是非常具有意義的朋友。

昔日在東京牛込區榎本町小公寓中的室友陳獨秀，此刻也在上海，閒談中曾提及不日將東渡日本。蘇曼殊又想起了母親河合仙夫人，遂相偕登輪，在東京、橫濱兩地，頂着炎夏炙熱的陽光四處探訪尋母，仍然是消息杳然。

在日本聽到消息，說是暹羅「龍蓮寺」的喬悉磨長老業已圓寂，想起教誨之情，於是虔誠的望着西天三拜，決心找一清靜之地，繼承先師遺志，完成一部「梵文典」，以便利十方大德鑽研佛經。

匆匆的回到了上海，欲在「留雲寺」中爲僧而未果，再往溫州一帶各大廟宇遊歷，亦得不到合適的落脚之處，於是又到了他魂牽夢縈的杭州西湖，在「靈隱寺」中窮數月之功，編成了一部「梵文典」，自序略云：

此梵文者，亘三世而常恒，遍十方以平等。學之，書之，定得常住之佛智；觀之，誦之，必證不壞之法身；諸教之根本，諸字之父母，其在斯乎？

夫歐洲通行文字，皆原於拉丁，拉丁原於希臘，由此上溯，實本梵文；他日考古文學，唯有梵文、漢文二種耳，餘無足道也。

顧漢文梵文作法，久無專書，衲早歲出家，即嘗有志於此。繼遊暹羅，逢喬悉磨長老，長老意思深遠，殷殷以梵學相勉；祇以行脚勞勞，機緣未至，正在究心，適南方人來說，喬

悉磨長老已圓寂矣！今衲敬成喬悉磨長老之志，而作此書。

非謂佛利圓音，盡於斯著，然溝通華梵當自此始，但願法界有情，同圓種智。

這一冊「梵文典」共分爲八卷，包括字母、字母漢音羅馬音表、體文、五聲類別表、母音連聲法、子音連聲法、梵文法表、心經原文漢譯及英譯等篇目。蘇曼殊喜孜孜的捧着編撰完成的「梵文典」，婉拒了「杭州佛教公所」的挽留，於歲暮天寒時回到了上海，準備付梓出版。然而却遲遲不得要領，暫住八仙橋鼎吉里四號——中華同盟會之駐滬總機關部，又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此時業已囊空如洗，幸賴朋友接濟，才免於凍餒之苦，於是致函劉三云：

由杭返滬，舉目無親，欲航海東游，奈吾表兄尙無回信；欲南還故鄉，又無面目見江東父老。是以因循海上，卒至影落江湖；目下剃頭洗身之費俱無，情何以堪！敬向長者告貸三十圓，必不致使我盈盈望斷也。

劉三接到蘇曼殊的告急函件以後，立即派他的弟弟致送大洋二十圓，有了錢，蘇曼殊又往溫州一帶遊覽去了，默誦着「木落山前霜雪多，手持寒錫遠頭陀」，十日後興盡歸來，在上海歡度舊歲後，與劉師培、何震夫婦相偕起程前往日本。

東渡橫濱從事寫作

清光緒三十三年（民國紀元前五年）初春，蘇曼殊與劉師培夫婦到了日本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民報社」，與劉師培同任編輯，更結識了另外

一位編輯章炳麟，兩人同住一室，工作餘暇，朝夕相對，談詩論文，交誼甚篤。

章炳麟字太炎，號枚叔，別號末底，又號末公，亦名絳，別署到漢閣主，浙江餘杭人，為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蘇曼殊與其相處得益甚多，蘇曼殊詩中多用常人不知之古字，即係受章炳麟之影響。

夏天，劉師培創辦了「天義報」，蘇曼殊搬到東京小石川區久堅町與劉師培、何震夫婦同寓，為了充實天義報的版面，蘇曼殊寫了不少文章，也為了美化版面，接二連三的繪成「獵胡圖」、「岳鄂王游翠微亭圖」、「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圖」、「陳元孝題崖山奇石壁圖」、「石翼王夜嘯圖」、「女媧圖」、「孤山圖」、「鄧太妙秋思圖」、「清秋弦月圖」、「江干蕭圖」等，逐期製版在天義報上披露，引起了許多讀者的搶購及收藏。劉師培的夫人何震字志劍，江蘇儀徵人，對於蘇曼殊的繪畫十分欣賞，並拜在蘇曼殊門下學習運筆設色的技巧。她曾經把蘇曼殊的繪畫收集起來，準備印製成冊廣為流傳，然而蘇曼殊熱衷的還是希望他的「梵文典」能够早日出版。

章炳麟、劉師培、何震都是佛門弟子，對於梵文也有相當的造詣，經過他們的贊助及建議，蘇曼殊又孜孜不倦的深宵挑燈，把已經完稿的「梵文典」又重新加以校正及增刪。何震首先為乃師撰寫了「梵文典偈」云：

佛說一切法，聚十方僧衆，運此廣長舌，說無盡妙言。一佛一舌舌一音，以為一切語言

海，試從聲聞參正覺，普放光明證自在。弟子何震拜題。

章炳麟貫通中西學術，對於佛教典籍更有深入研究，認為漢代諸儒雖然經術通明而獨短於哲學，魏晉間士大夫崇尚清談而偏愛老莊，唐代佛教盛行，翻譯佛典者多至百餘家，而今皆晦蝕不可見，宋、明以還，佛教典籍雖多，然支離謬舛，誠足使人疑殆。因此，他為「梵文典」作序，稱譽厚重縝密，對於梵文之音義訓釋，皆依文理文法加以正確的詮釋，更期勉更上層樓，進而透譯諸師之說，必然是一件無可取代的大功德。

劉師培則認為漢民東遷之前，原與天竺唇齒相依，華夏語言，多與梵語相通；自從倉頡造字以後，漢字特重形象，而梵文則係以音統義。佛門教人，首崇說法，一切妙法，均由聞入；聲音既達，道無障礙，故山河雖隔，而音義可通。歷代翻譯佛經雖多，然皆據音直譯，更加藻飾，落實取華，致與原書迥異。因而也為「梵文典」作序，期勉蘇曼殊椎輪駘路既見成效而後，更能校理遺經，踵事譯述，俾使法音流傳，廣被十方，西土光明，光照寰宇。

「梵文典」終於出版了，印製數量不多，今已失傳，其內容已不易考得，僅能從蘇曼殊的自序及章炳麟、劉師培的序文中，吉光片羽，藉窺一斑而已。當時有一位旅居日本的陳仲居士曾贈詩云：

千年絕學從今起，願罄全功利有情；
羅典文章曾再世，慈曇天語克銷聲。
衆生爾縛烏難白，人性泥塗馬不鳴；

本願不隨春夢去，雲山深處見先生。

劉師培與清廷交往密切，他創辦的「天義報」，大力宣傳無政府主義，實則與清廷有密切關係。蘇曼殊正埋頭寫作、研究與繪畫，眼看一幅幅印刷精美的圖畫在報上刊佈出來，心中的欣喜與興奮，使他自認值回了票價，因此也就懶得去管報社立場的閒事。劉師培認為蘇曼殊只是個書獃子而已，因此他們夫婦與清廷的交往，從來都不避諱蘇曼殊，後來還有人誤會蘇曼殊是清廷的密探，其實真是天大的冤枉。

蘇曼殊雖然為「天義報」效力，但與章炳麟却時相往來，他曾認真的跟章炳麟學詩，無奈章炳麟只是教他多讀多寫，認為他頗具靈性，不必拘謹於繩墨，讀多了、寫多了，詩境自然也就豁然開朗了。蘇曼殊翻譯了許多西洋人的詩，諸如拜倫的「答美人贈束髮繡帶詩示瑟筆人」詩云：

何以結綢繆，文純持作緝；
曾用繫卷髮，貴與仙蛻倫。
繫着羅衣裏，魂魄還相牽；
共命到百歲，殉我歸重泉。
朱唇一相就，洵液皆芬香；
相就不幾時，何如此意長？
以此俟皆老，見當念舊時；
摯情如根荻，句萌無絕期。
分髮乃如銑，波文映珍鬢；
顛首一何佞，舉世無與易。
錦帶約羅髻，朗若芙蓉股；
赤道普無雲，光景何鮮暉？

經過章炳麟潤色以後，完全失去了蘇曼殊作詩清新曠曠的風格，其中安插了許多不常用的奇字，徒然使詩意生澀了許多。例如「文紙」是髮上的裝飾，「蛻倫」是形貌的蛻變，「鬢髻」是深情，「根荑」亦即草木之根脈，「鬆髻」是蓬鬆的髮髻。原來是一首纏綿悱惻的情詩，加上許多艱澀的字眼，反而使詩意遜色滯礙了不少。

在東京新認識的朋友還有章炳麟的門生黃季剛、孫少侯及陳陶怡等人。黃季剛名侃，頗為企慕晉代陶侃之為人行事，因號運甓，湖北蕪春人，又號病禪及病蟬，與蘇曼殊經常切磋詩文。孫少侯名毓筠，別號夫公，安徽壽州人；陳陶怡字道一，號止齋，江蘇金山人，曾有一段時間與蘇曼殊同住一室，朝夕論詩談禪，頗不寂寞。

這幾個月中，算是蘇曼殊用功最勤，收穫最多，成績最佳，情緒也最為蓬勃的時期了，想不到另外一件天大喜事也接踵而至，使他喜出望外，興奮得手舞足蹈，他已經是二十四歲的人了，一下子彷彿又回到童稚的歲月。

林蔭深處尋到慈母

清光緒三十三年（民國紀元前五年）夏末，蘇曼殊正在東京小石川區久堅町二十七番地院庭中揮扇納涼，忽然郵差按了門鈴送來一封快信，信是老同學張文涓從橫濱寄的，寥寥的三言兩語，樂得蘇曼殊大叫大跳，跑進屋裏告訴劉師培與何震夫婦說：「母親有消息了！母親有消息了！」蘇曼殊迫不及待，立刻乘車到了橫濱，已經是夜間時分，向逆旅主人詢問相州逗子櫻山村八番的

所在地，逆旅主人告以：「今日已晚，鄉間客運汽車已經收班，明晨可搭車前往，經過大船、兼倉就到逗子驛了。」

第二天朝暉初上，蘇曼殊已經盥洗完畢，迎着初升的旭陽，意氣昂揚的坐上了下鄉的客運汽車，心想頃刻之間就要與闊別二十年的母親相見了，興奮的情緒使他覺得一個多鐘頭的車程，彷彿度過了一年。

終於看見了逗子驛的車牌，他隨着一位農夫模樣的中年人下了車，問明了櫻山村的方向，一路沿着田間小路走去，大約三里之遙已瀕臨海邊，遙見漁家數處，浪花拍岸，三五釣客垂釣岩上，景色如畫，心情不覺為之一爽。

由一處青翠的山脚下轉過去，迎面是一片潔白的沙灘，不遠處的山坡上林木茂密，松蔭夾道中，有小橋通一板屋，背山面海，橋下流水潺潺有聲。回憶十年前由上海前來橫濱求學時，尋母不着，朝思暮想，曾在夢中與母相逢，當時的夢境竟與眼前的光景一模一樣，想來真是神奇無比，於是他大踏步的走向松蔭深處的板屋。

名喚阿竹的女傭引導蘇曼殊登上窗明几淨的閣樓，榻榻米上坐着一位髮髻斑白的老婦人，蘇曼殊一眼便認出她便是自己夢寐以求的母親了，於是撲上前去俯伏在她的膝前，口不能言，淚如泉湧，良久才說出：「兒是二郎，多次尋母都未能如願，上蒼垂憐，終於使我如願以償。」

河合仙夫人亦熱淚盈眶的說：「吾兒生死難卜，以為今生難以再見，邇來輾轉病榻，更如風前之燭，瓦上之霜，不想竟能得見吾兒，真是天

大的喜事啊！」

從河合仙夫人的敘述中，蘇曼殊得知自從他們母子分別以後，幾經人事滄桑，十年前蘇曼殊剛到日本求學時，河合仙夫人已經年逾半百了，於早一年賣掉了蘇傑生為她留下的住宅，也就是橫濱震緒町一丁目五十二番地的一處小宅院，地方雖然不算太大，因為該地區正在拓寬馬路，使得地價暴漲，因此獲得厚值，經由姨母的介紹，遷來偏僻的櫻山村居住，一見就是十年了。

難怪蘇曼殊到達橫濱後遍覓無着，此次還是張文涓在一次宴會中，不經意的與鄰座客人談起，才意外的得知河合仙夫人的踪跡。蘇曼殊也一五一十的敘說二十年來的一切，說到得意之處，逗得河合仙夫人哈哈大笑，說到坎坷之處，兩人淚眼相對，幾度點頭痛哭失聲。

女傭阿竹準備了豐盛的晚餐，面對向晚的海邊景色，晚霞滿天，歸舟點點，後山「神武古寺」的鐘聲徐徐響起，母子兩人邊吃邊談，入夜海濱一片靜謐，蘇曼殊的心情却感到無比的充實及溫暖。

與表姊種下一段情

一夜酣眠，醒來時已經紅日滿窗，晨浴既竟，登樓眺望，遙見遠處的美蓉峯湧現於金波之上，胸臆之間為眼前的景物所感染，頓覺澄澈明淨。

這一天母子相偕前往附近的箱根探望姨氏，姨氏家境富裕，園囿寬敞，曲徑通幽，花木繁茂，魚塘假山，錯落有致，蘇曼殊恍若置身仙境；

更重要的是在姨氏家中，還有一位豔若桃李、冷似冰霜的表姊靜子，深深吸引了他的視線，薄暮返回櫻山村後仍念念不忘，從此三天兩頭的來往於箱根與櫻山之間，與長他兩歲的靜子表姊，譜出了一首哀感頑豔戀曲，而有「甚矣！柔絲之絆人也！」幾乎難以自拔。事後曾有詩云：

桃腮檀口坐吹笙，春水難量舊恨盈；
華嚴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送我情。
高舍凌波肌似雪，親持紅葉索題詩；
還君一鉢無情淚，恨不相逢未鬢時。
相憐病骨輕於蝶，夢入羅浮萬里雲；
贈爾多情詩一卷，他年重檢石榴裙。

碧玉莫愁身世賤，同鄉仙子獨銷魂；
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胭脂半淚痕。
禪心一任峨眉妬，佛說原來怒是親；
雨笠煙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
偷嘗天女唇中露，幾度臨風拭淚痕；
日日思君令人老，孤牕無那正黃昏！
生憎花發柳含煙，東海飄零二十年；
懺盡情禪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經眠。

蘇曼殊在箱根病了一場，表姊衣不解帶的悉心照拂，病癒後兩人遊山玩水，海濱岩畔留下了不少歡樂的脚印與愉悅的笑聲。在母親的撫慰下與姨氏及表姊的親切相待中，蘇曼殊像是生長在三春暖陽中的花木，着實度過了一段溫馨而甜蜜的歲月。

掩抑不住心頭的喜悅，寄出了許多信函，把母子重逢的消息傳佈開來，讓好友們分享他的快

樂，信述孺慕之情，並隱約透露與表姊靜子一段柔情蜜意的過程。在贈給劉三詩句中猶殷殷道念友情的可貴云：

九年面壁成空相，萬里歸來一病身！
淚眼更誰愁似我？親前猶自憶同人。

在贈給鄧繩侯的詩句中，却直述胸臆，了無遮掩，意氣風發的描繪他正沉緬於親情及愛情的暖流中。在他的心目中，靜子就是天女下凡，素娥再世，而寫下了一首耐人尋味的抒懷詩云：
相逢天女贈天書，暫住仙山莫問予，
曾遣素娥非別意，是空是色本無殊。

魂牽夢縈河合仙子

河合仙夫人深愛藝術，對於蘇曼殊所攜的繪畫作品嘆賞不已，聽說將要結集出版，在愛子的請求下，遂花了兩天工夫，寫了一篇感想式的序文。該文原係日文，後經蘇曼殊的友人譯成中文，列於「曼殊畫譜」扉頁云：

月離中天雲逐風，
雁影淒涼落照中；（吾兒畫此景最多）
我望東海寄歸信，
兒到靈山第幾重？（兒嘗作靈山振衲圖）

吾兒少不聰明，兼多疾病，性癖愛畫，且好遠遊。早歲出家，不相見者十餘年，彈指吾兒年二十四矣。去夏始得卷單來東省，適余居鄉，緣慳不遇。今夏重來，余白髮垂老矣，及檢其過去帖，見其友劉子所贈詩，有云：

享君黃酒胡麻飯，（上人雖不飲，每過

我家必強以一啜云。）
貽我白門秋柳圖；（與上人同客金陵，
上人手續是圖，精妙絕倫。）
祇是有情拋不了，
袈裟贏得淚痕纍。

余詢知其為思我及其姊，亦下淚語之曰：「吾兒情根未斷也。」今吾兒又決心將謁梵土，審求梵學；願兒根器頗薄弱，余冀其願力之莊嚴，為詩一絕，以堅其志。會唐土何震女士，集示吾兒零星諸作，以是因緣，泚筆誌之，固無礙於體例也。

中國原本就是一個頗富藝術素養的國度，從漢族文化發展史上來看，「寫字」與「繪畫」同出一源，唐代繪畫始分為南北二宗。「南宗」以王維為鼻祖，講求「皴擦」用筆，腕力沉墜，用惹側筆身拖力，筆筆有筋，其性主柔，故筆多長軟；「北宗」以李思訓為祭酒，講求「勾勒」用筆，腕力提起，從正鋒筆嘴跳力，筆筆見骨，其性至剛，故此多折斷。

後代的大畫家如荆浩、關童、李成、李公麟、范寬、董元、巨然、燕肅、趙令、穉元皆屬「南宗王派」；而王詵、郭熙、張擇、趙伯駒、伯驢、李唐、劉松派、馬遠、夏珪等則屬於「北宗李派」。

至於鄭虔、盧鴻一、張志和、郭忠恕、大小米、馬和之、高克恭、倪瓚輩，又如空山靈雨，行雲流水，了無人間煙火氣息。

蘇曼殊在箱根與櫻山海邊，置身於山澗水涯，日與朝霞夕嵐、白雲滄海為伍，心靈澄澈，思

緒活躍，頓悟近代畫家，專事臨摹古人名畫，苟且因循，而畫焉不解為何物，而竟詭譎自喜焉，想來實在可笑；因此他決定要走自己的道路，為繪畫創造出一番新的天地。

由於急欲擺脫靜子表姊的柔絲羈絆，更由於劉師培與何震夫婦三番兩次來信催促，蘇曼殊在逗子海邊住了半個月後，又回到了十丈紅塵的東京。

蘇曼殊多年來的尋母心願終於達成，半個月的天倫之樂，使他像是個打足了氣的皮球，昂揚、蓬勃、爽朗、明快，回到「天義報社」以後，往昔的陰霾悲苦，於焉一掃而空。照理應該在工作上，也就是寫作與繪畫上，安下心來好好的有所表現才是，然而事實却恰恰相反，按捺不住極端興奮的心情，準備回國一行，他要把手頭的快慰，實實在在的分享給所有的朋友。

這年秋天，蘇曼殊偕陳去病返國至上海，寓居愛而近路「國學社」之藏書樓中，曾以童年時期與河合仙夫人所攝之照片給陳去病，陳去病於燈下曾題詩一絕云：

正朔天南奉聖明，孤忠惟有郭延平；
百年更見田中媪，一樣寧馨襲錦繡。

蘇曼殊在上海雖然會晤了許多舊友，但內心深處想念的仍然是他慈祥和藹的母親。（未完）

編輯報告

編者

△李繼唐先生是我國空軍早期宿將，特地為中外雜誌寫：「西安事變空中待命記」。中國的空軍係由當年的蔣委員長夫婦一手所創建。委員長夫婦愛護空軍一如其子弟。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蔣委員長蒙難，是震撼全球的一件大事。至今歷時半個世紀，當時中國空軍健兒的反應和舉措，當以本文為破天荒的第一篇，就事論事，可以說是仍有新聞價值。

△故監察委員、世界越棉寮華僑聯合會秘書長王爵榮博士逝世週年，各方人士彌增懷念。英文中國日報社長丁維棟教授所撰「紀念故友王爵榮兄」，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杭立武博士「王故監察委員爵榮生平」。

△名作家陳大哲先生寫：「王爵榮生前軼事」，本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撰：「爵榮天下才，我為蒼生哭」等文。對於王爵榮先生一生有翔實

生動的抒寫。王爵榮博士生前的音容笑貌，躍然紙上，情文並茂，令人讀來深切感動。

△湖南大學向為我國南方著名學府之一，可惜湖大師生惜墨如金，至今罕見有關記述湖大種種篇章，本誌特隆重推出前國立海洋學院院長李昌來教授所撰：「湖南大學六年回顧」，自五月號起逐期連載，不僅是李教授個人的一段精彩回憶錄，尤且可作一部重要的湖大歷史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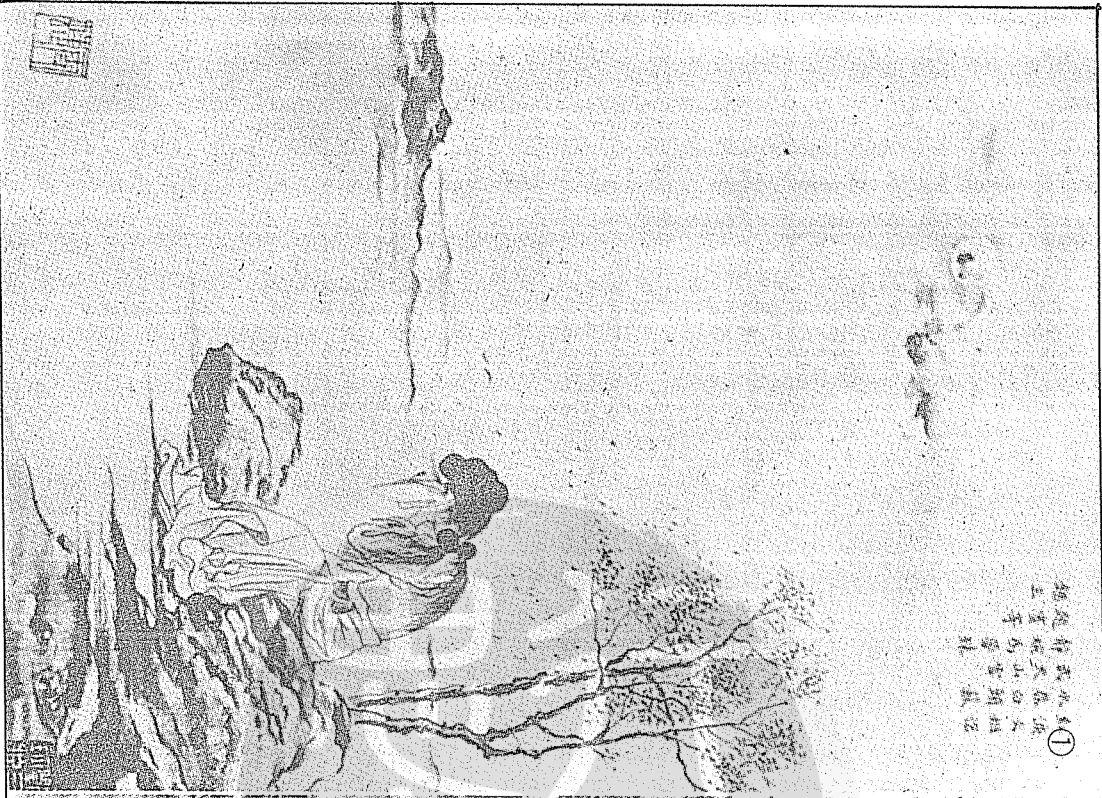
△北美事務協調會駐美代表辦事處公使銜副代表胡旭光將軍逝世已屆週年，胡氏生前好友名報人陳叔同先生，以無限懷念之情，特撰：「不畏寒霜的勇者」鴻文懷舊憶往，令人備感溫馨。文中所謂：「他是一位為國貢獻智慧與生命的人」，力透紙背，可以謂為胡旭光的蓋棺之評。胡旭光將軍另一好友徐立誠教授，與胡將軍共事，論交達四十年之久，在此胡將軍逝世週年祭之日

，特撰：「懷胡旭光兄」一文，回首前塵，歷歷如繪。尤可貴者所記多為胡將軍生前鮮為人知的軼聞軼事，讀後可以對其益增瞭解認識。

△辛亥革命，開國前後的奇僧、奇人蘇曼殊，畢生事迹絢爛瑰麗，多姿多采。名作家咸宜君所寫的「蘇曼殊外傳」越來越見精彩了。本期發表的外傳之五：「終於找到了慈母」，將六、七十年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曼殊大師身世之謎予以全盤揭露。用小說筆法，寫人物掌故，值得一讀再讀。

△本誌總二三期七十五年五月號五十四頁插圖一說明應為「民國十九年一月吳佩孚（右三）在天津與家人合影」，承孫厚基先生來函指正，謹此誌謝。

△五月號封面左下角應為民國七十五年五月號三十九卷第五期，敬請讀者注意。



①
 蘇曼殊贈友人劉三的「文姬圖」
 水滸山頭風
 吹盡萬山雲
 獨坐空山
 望遠



②
 蘇曼殊前八年在長沙實業學堂
 的寫生畫

①蘇曼殊贈友人劉三的「文姬圖」。

②蘇曼殊前八年在長沙實業學堂的寫生畫。

蘇曼殊的三位好友

①趙聲烈士

②國學大師黃季剛

③女詩人書法家張默君

